

追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基辛格一生传奇,曾100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为中美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曾在1996年9月8日与基辛格有过一次交往,并进行了对话。今天,我们刊发周勇撰写的这篇回忆文章,以此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编者

□周勇

在40年来研究重庆史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认识,即“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因为重庆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个大地方。重庆史,不仅仅是8.2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历史,由于重庆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城市,因此重庆的历史便成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

正是因为重庆城市的这个特质,我有幸结识了一些重要的人物,经历过若干重要的时刻。其中较有意义的是曾接待过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位大人物——亨利·基辛格博士,我们作过一次很有意义的对话。

1996年9月8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重庆。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

董事长,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位著名的企业家。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从7月份起,就开始筹备工作。我参加了直辖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

“重庆直辖”的消息在海外媒体上传开了,重庆在海外媒体上的曝光率直线上升。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四川省关于委托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的请示,这就发出了重庆即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信息。

在国内,尽管筹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但从法律上讲,设立重庆直辖市还必须经过1997年7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审议之后才能公开报道。

我当时担任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是一个学者,我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市委的代管领导小组宣传教育部(市委宣传部)曾多次安排我接受过境外媒体的采访。这次基辛格来,也派我陪同参观,讲解有关历史,并为之交谈。

这次基辛格来渝,是来作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西部经济开发的战略性研究的。

8日那天,基辛格在重庆的活动很多。他提出要参观二战时期中美两国合作打击日本的那些旧址。因此,我们一起参观了桂园,那是194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国共双

方签字的地方,随后便来到了史迪威博物馆。

史迪威博物馆(史迪威研究中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新路63号的嘉陵江边。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史迪威将军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时在重庆的官邸。建筑依山就势而建,共有大小不等的房屋10余间,包括史迪威将军的卧室、办公室、会议厅、餐厅、客厅及其副官、翻译、警卫住房。旧居还有隐蔽的地下室1层,十分坚固,墙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厚达半米,具有良好的掩蔽、抗震和防炸功能。199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旧居收回并进行维修,对外开放。

我主持了博物馆的《史迪威及陪都时期在华美国人展览》策划和展陈大纲撰稿工作。展览由“史迪威将军”“驼峰飞行”“飞虎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战时中国与美国”五个部分组成。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史迪威将军5次来华,特别是1942年,史迪威将军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以及那一时期,许许多多的美国朋友也来到中国,来到了重庆,在缅甸、在印度、在各个不同的战线,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侵略者的历史。他们飞越白雪覆盖的世界屋脊,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他们和“飞虎队”一起,组建了十四航空队,从空中阻击日本空军;他们还来到延安的窑洞,探索和八路

军共同抗日的途径,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这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展示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1994年10月正式展出,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刚开始,基辛格表情严肃。他仔细地听着我的讲解,偶尔就展览中涉及的历史提出问题。展览中有一份相册引起了他的关注。那是一本用延安制造的粗黑色的纸张装订的本子,约十六开大小,上面贴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活动的一些小照片,特别是当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延安与美军观察组的珍贵照片。那是远在延安的朱德,在史迪威将军离任时送给他的礼物。见基辛格对这本相册特别感兴趣,我们便把相册从展柜中取出,基辛格仔细阅读浏览起来。

大概是这本相册勾起了基辛格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怀念。他情不自禁地向我们讲起他20世纪70年代,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多次会见,由此打开中美交往大门的往事。

因为这次他是同夫人一起访问重庆,他那位高他半头的夫人非常抢眼。我便专门向他谈起,1975年毛主席会见他时,对着他们夫妇的身高比划着,分别向他们俩竖起大拇指,并说出那段风趣的话,引得展厅里的人哈哈大笑。参观结束时,我看气氛比较融洽,便问基辛

格对博物馆的印象。他说,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合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同时再一次目睹了重庆的可喜变化,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随即在史迪威博物馆留言簿上题词:“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崇高而史诗般的合作是双方将来更加辉煌合作的基础。”

我当时正在做市政府委托的课题《重庆直辖市城市发展目标研究》。因此,希望听听这位大战略家的意见。

基辛格告诉我,综观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都是以港口发展为先导的。重庆本身就有这个条件,三峡工程完成后,重庆与武汉可以直通万吨船队,条件就更好了。加上重庆人有干劲,有献身精神,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

他特别指出,1987年他访问上海时曾“预言”浦东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可是有人并不相信,说浦东开发是永远不可能的。然而两年前(1994年),当他再次访问上海的时候,浦东已经是一座拥有152万人口的“新城”。

那天,基辛格预言:“重庆的发展将取得像浦东一样辉煌的成果。”“重庆将具有辉煌的未来。”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外交家的戏言。后来,他在美国,在中国香港还说过类似的话,对于重庆的直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文艺评论】

主旋律电影的艺术表达

——浅谈影片《开山人》的叙述节奏和细节设计

□许大立

看了《开山人》,感触良多。

以往印象中最深的是太行山上的挂壁公路,那里的村民在悬崖上修了几条“天路”,笔者对他们不愿苦熬、奋力苦干、不屈服于天命的精神敬仰有加。还有贵州遵义草坝村支书黄大发,为找水修渠花费半个世纪,修成了一条10公里的“救命渠”,被誉为“当代愚公”。再远还有河南林县红旗渠。他们的努力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全凭一双手和一腔热血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屡见不鲜。

然而,历史进程到了上世纪末的1997年,也就是重庆直辖的那个年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发生,有这样的人出现,而且就在几百公里外的巫山,我惊呆了!

我惊讶的不只是大自然的残酷,而是每每有这样的故事发生,都有一个人带领一群人站出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隆重推出,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开山人》的编导采取的是观众习惯的悬念铺垫推进法。片头诉说苦难,讲述夏庄村人因为高山困堵,世世代代困陷于贫穷和疾病,千百年来听天由命顺其自然。陈茂才老婆难产,在瓢泼大雨中翻山越岭,去山外医院急救,好歹从死神手里夺回两条人命;女孩莉莉的父母为讨生活摔下悬崖,她成了孤儿,从此梦想有一条坦途通向大山之外……

编导用三个板块三个时间段三位人物,勾连故事与情节,用悬念和细节层层递进烘托剖析,推动故事进程,丰满人物形象;用两位主要人物牺牲的重头戏,完成了主题设计和精神升华。

我所说的故事第一板块,是从决策修路始到陈茂才坠崖。第二板块是在外打工多年的黄老二(黄祥基),听闻发小陈茂才牺牲,带着施工队和现代筑路设备回归夏庄,直至黄老二因隧道塌方,舍命救毛永福而掉入万丈深渊。第三板块则是夏庄人从悲痛中重新振作起来,

直至8公里道路贯通山里山外。

三个板块之间的经络勾连和精神支柱,自然是主心骨——被村民戏称为“毛大胆”的毛永福。

从相貌上看,下庄村村支书毛相林和《开山人》里夏庄村张桐饰演的毛永福,相去甚远。然,可谓神似也!张桐毕竟是饰演过革命先贤李大钊的名角,一出场就气度不凡,让人心里一个激灵。书卷气十足的革命领袖李大钊,和老山深处历经风吹雨打面孔黧黑的毛永福之间的角色距离太大了,他们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场景里气质迥异的人。然而,张桐居然就这样蜕变了,成了地地道道的山民!他的出演对于这部影片的内涵有大幅提升。

在村民会议上,毛永福再次提议修建公路,却遇到了阻力和质疑。钱呢,没有!人呢,就那么几个青壮年,还准备跟黄老二外出打工挣钱。举手表决,人们犹豫不决,不是没有愿望,而是不抱希望。那个柔弱女孩莉莉打散了僵局:我投票赞成,我父母摔死了,我代表他们,我家三票!我渴望山外的生活,我要去城里学画画,我要走出大山……一石激起千重浪,村民们目光投向她,同情里伴着善良。于是群情激昂,拼了,拼了,我们不能穷下去了,不能再被人看不起了!于是,一张20年前小岗村那样摁满红手印的“共同承担责任志愿书”,宣告了夏庄村举足轻重的一步。

很多细节体现了编导的匠心。毛永福最坚定的铁杆拥趸陈茂才死于工地山崩,全村披麻戴孝举哀送葬,莉莉奶奶将自己百年之后的备用棺材赠给了茂才。毛永福当场给老人家下跪致谢。彼时被刺,众人号啕,群山含悲。毛当即表示全村供养茂才的孩子长大成人。送葬之时,陈在外闯荡多年的发小黄老二,这个被毛永福连带骂赶出夏庄村的黄祥基,突然带着自己的施工队赶回了夏庄……着墨寥寥,却是编导的用心处置。

于是故事继续演绎。夏庄人真正接触了现代筑路技术,也就真正意义上走上了梦想之路。修路很顺利,人却不顺利,某日在悬崖上

施工的毛永福和黄老二突遇山崩,被岩石封堵在隧洞里,他俩不为生死而忧,险中找乐,畅想着陆通之后的美好生活。可就在片刻之后,黄为救毛亦为自救,突遇绳索断裂,跌入深谷……毛永福眼睁睁看着一同苦战的挚友向百米深壑坠去,无能为力,无法施救……他崩溃了。这是影片里最催泪的镜头:毛永福在黄祥基灵前泪流满面,万念俱灰,突然对乡亲们大声说道,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再也不修路了……此刻黄老二的父亲出场了。他扶起毛永福,深情相拥,老泪纵横。

这些过目不忘的细节编织,不仅仅是编导的智慧,也是毛相林一帮人的亲历和体悟。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这些细节巧妙地植入影片之中,适时调动情绪,推进剧情发展,贴切生动,无斧凿之痕。

之后的第三板块已经是顺风顺水,夏庄人的事迹,通过各种渠道被市县各级部门熟知,被新闻媒体广为传播,全社会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七年苦干,公路修通,直辖市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真实的下庄村的嬗变和直辖市的翻天覆地几乎同步!

总体来看,此片的艺术价值在于,取材于世人周知的人物素材,却没有被束缚被囿固;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于,善用生活中的真实去烘托、丰富人物的外在与内心,从而实现他们的精神涅槃。不回避那个时代夏庄村的愚昧和落后,强烈的反差恰恰能反衬这个时代的美好。

此外,尽管笔者未去过下庄,更未涉足拍摄现场,看着影片,即知这部片子拍摄时不是一般的辛苦。不仅仅是人在峭壁上的晃悠,乱石中无处不在的险情,山村实景的破败,褴褛的衣衫,满脸的疲惫……其实最累的是心。不要说再现20多年前巫山深沟大壑里的实景实景采风采风,就是学一口地道的巫山话也是难上加难啊!

可是他们做到了,他们用心塑造了一群大写的人。祝贺剧组,祝贺下庄人,你们开出的不仅仅是一座山,开出的也不是一条路,你们开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暗香(中国画)

陈茂华



投稿邮箱:kjwtx@163.com

青皮核桃

□杨冰

周末,风和日丽,心情大好。于是逛菜市场,本为改善一下家人伙食,却另有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摊上,一堆带着青皮的核桃,青幽幽、圆滚滚、油亮亮,一下勾起我的馋虫,回想起儿时吃嫩核桃的经历,随即果断地称了两斤。

这个季节的太阳已不扎眼,午饭后,和儿子坐在院子里,用核桃夹子剥核桃。我的老家习惯把才下树还没有晒干的核桃叫嫩核桃,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壳没有晒干的核桃那么硬;另一方面则是它的核桃仁,有别于晒干核桃的油香、干脆,更突出的是鲜甜、脆嫩。

但是,要吃嫩核桃,享受它的鲜甜、脆嫩,除了剥壳,还有一道很是“繁琐”的工序,那就是剥内皮。嫩核桃的内皮,是潮湿、有弹性的,剥的时候必须讲究技巧。力度太小撕不下来;力度太大,万一将核桃皮撕断了,并且断在果仁的皱褶里,想再挑起头儿来继续剥,那更是一项既考验耐心,又考验细心的“工程”。

儿子剥着剥着,就有点不耐烦了。他拿起一颗果仁,带着内皮与嫩核桃仁一起塞进嘴里,随即马上就“呸”地吐出来了。内皮的苦涩完全盖过了果仁的鲜甜!儿子说,爸爸,看来要享受这果仁,还真要费一番功夫啊!可不是嘛,这句话,我可是太熟悉了。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村小度过的,那里的教师一点都不洋气,说话带着很土的口音,但是为

人很和蔼,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很亲切。因为在那个小山村,他们虽然是老师,同时也可能是某个小孩的叔叔、老姨或大爷。

我的童年时光是很浪漫闲适的。村里最多的果树便是核桃树,邻居家就有一棵核桃树,不知长了几十年,树干粗于一人合抱。每当夏日,绿树浓荫更是如一把巨伞,遮住太阳,为农户人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户外用餐场所。那时候的农村伙食非常简陋,多为一碗面,或者一碗饭带一点咸菜。但是农人们聚集在树荫下,一边吃饭,一边说着些农事,或谈些家长里短,也很惬意。

核桃树下的这一户人家,有一个孩子是我从小的玩伴,小名叫超娃儿。他爹给他起这个名字,据说是让他学习什么的都要超前。然而超娃儿从小学习都垫底,雷打不动的倒数第一,从来都不超越任何人。这家伙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下课、放学数他跑得块,老师话音未落,他早就“超越”任何人,跑得不见影子了。

老师——也是他的二大爷说,超娃儿,你再这样,只能一辈子当农民“修地球”。他怼他二大爷说,农民有啥不好,现在是新社会。气得他二大爷胡子乱翘也拿他没法。

由于是爬树高手,超娃儿自然是我最好的

伴儿,比如掏鸟窝、摘酸枣之类,当然也包括摘青皮核桃,不过那时要“偷”。

每年六月,青皮核桃便像一个个绿色的小气球,一天不见长,一直长到鸡蛋大小,才慢慢停下来。这时候,心痒痒的小伙伴们都想上树偷两个尝尝鲜了,但是老人家们告诉我们:别着急!“六月六,灌香油”,等着呢。什么叫“六月六,灌香油”?直到我长大才明白,这是个形象的说法——香油代指的核桃,从农历六月六,青皮下才开始长出内核。

那年景,在农村最香的事物就要属芝麻挤压出来的香油了,因此“灌香油”寓意像香油一样的核桃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孕育的。

但是,小孩子是耐不住心性的,时不时总要摘两个来看看核桃熟了没有。于是老年人又告诉我们:别着急!“七月七,一包稀”,等着呢。原来,一直到了农历七月七,核桃的内核虽然长好了,但是果仁还没有成形。摘一个打开来看,果仁呈半透明状,活像一包稀鼻涕。

一直熬到农历八月,老人们说“八月八,黑手爪”。这个时候的青皮核桃,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已经可以吃了。孩子们早就按捺不住地爬上树去,把带着青皮的核桃摘下来尝尝。

由于果实没有完全熟透,青皮还没有和

内核完全分离,不容易剥掉,大家便到小河沟里,找一块青石板,再抓一把沙子,哗啦啦地磨,磨去青皮,便露出里面的嫩核桃来。只是在磨核桃时,手被核桃青皮的汁液染黑,半天是洗不掉的,也就是老人们说的“黑手爪”。

在缺少玩具和零食的上世纪80年代,鲜嫩的核桃仁无疑是我们最好的零嘴儿,“偷”核桃也成了很好的娱乐。每次“偷”核桃,超娃儿绝对是带头人,并且“偷”的是他家的核桃。

趁着中午大人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一队,超娃儿的动作最麻利,蹭蹭地就爬上了树冠,把青皮核桃连着树枝迅速折下,从树上丢下来,我们在下面接着。超娃儿一边折一边压着嗓音冲下面喊:“够了没有,不能再弄了,要被我妈看出来!”我们当然回答:“再整点儿!”直到人均有十来个才罢休。

记得有一年,正是农历七月半,青皮核桃将熟未熟,恰好,这也是暑假的尾声。为了“黑天黑夜”玩几天以迎接开学,超娃儿和我约定了种种行动,正待实施时,他的爸妈要去外婆家帮忙打理工活,几天方归,同时,他也接到了妈妈交给的任务——看守核桃。

这一下哪都去不了了,超娃闷闷不乐,丧

气之余,突然想出一绝招——把核桃全部摘了锁屋里,不就没人能偷了吗?说干就干,于是叫上我和几个小朋友,超娃儿总指挥,像将军一样指挥着大家,拿着长竹竿,噼里啪啦,半上午就完成了这一“光辉之举”,之后便和我们无比畅快地玩了几天。直到超娃儿妈回来,看着家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青皮核桃,打开一个是个瘪的,再打开一个还是瘪的,超娃儿妈再也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道:“哎哟我的傻娃儿哦……”

自我11岁转学,跟随父母离开小山村,之后就很少和超娃儿一起玩耍了,读了大学在外地工作,更是多年未谋面。只是知道他确如他二大爷所说,干起了“修地球”的工作,后来辗转打了工,某年手受了伤,再就是做了点小生意,又被不良老板骗了等等。

直到前年,我回家参加超娃儿二弟的婚礼,才又看到了他。超娃儿西装革履,带着老婆孩子,我一问才知道,虽然坎坷,但超娃儿不笨,用打工学来的技术和存下来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家底,开了一个小作坊,为家乡的一个汽配厂做配件,日子也算是慢慢好了起来。

“哎,不能急,该有的麻烦总要来,该有的好日子也挡不住。”闲谈中,超娃儿用残了一根手指的手夹着烟,深深吸一口又喷出来,颇像个哲学家。“就像那时候吃核桃,过程艰难结果好,哈哈。”

最后他补充这一句,总是时不时回响在我的耳边。